

亚森·罗平系列丛书

SHUI JING

PING SAI

水晶瓶塞

(法) 莫里斯·勒布朗 著

孙桂荣 丹 邱 译



水晶瓶塞

(法) 莫里斯·勒布朗

著

孙桂荣

丹

邱

译

Maurice Leblanc

LE BOUCHON DE CRISTAL

根据Claude Leblanc et Librairie Générale Française

1965版本译出

水晶瓶塞

〔法〕莫里斯·勒布朗 著

孙桂荣 丹 邱 译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黄冈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75印张 2插页 187 000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54—0063—9/I·58

统一书号:10107·610 定价:1.60元

印数:1—12 200

内 容 提 要

“巴拿马运河丑闻”爆发之后，病入膏肓的运河开发公司经理在遗嘱中声明，要在死后将运河事件中受贿的政府部长和国会议员的名单公布于世。这张名单落到了阴险毒辣的恶棍德伯莱克手中。从此，他开始了一系列敲诈勒索活动，迫使多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而他则从一个身无分文的乞丐、受到警察追捕的歹徒变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并且爬上了国会议员的宝座。

狡猾的德伯莱克把这份名单藏在一个特制的水晶瓶塞里。

围绕这个神秘的水晶瓶塞，亚森·罗平等人同德伯莱克之间展开了动人心魄、错综复杂的角逐。

《水晶瓶塞》以激越、奔放的基调，和以“巴拿马运河丑闻”为背景而形成的鲜明是非观念及其深刻的社会意义，成为法国作家莫里斯·勒布朗以亚森·罗平为主人公的系列小说中令人瞩目的篇章，被称为莫里斯·勒布朗的代表作。

目 录

第一章	被捕·····	1
第二章	九减八余一·····	21
第三章	德伯莱克的私生活·····	41
第四章	众敌之首·····	62
第五章	二十七人名单·····	80
第六章	死刑·····	105
第七章	拿破仑的侧面像·····	132
第八章	情侣塔楼·····	151
第九章	在黑暗中·····	169
第十章	一杯干香槟·····	190
第十一章	洛林十字·····	207
第十二章	断头台·····	232
第十三章	最后的战斗·····	248

第一章 被 捕

两只小船拴在花园外面的防波堤上，在黑暗中摇荡着。透过浓雾，依稀可以看到湖岸上的窗子里闪着星星点点的灯光。虽然已是九月底了，湖对面昂吉安赌场却依然是灯火辉煌。天空中，有几颗星星透过云彩眨着眼睛，一阵微风掠过湖面，泛起一层层涟漪。

亚森·罗平吸着烟，从一座小亭子里走出来，朝湖堤尽头张望着。

“格罗戈纳尔，勒巴鲁，……你们在吗？”

随着问话，每只小船里都钻出一个人来，其中一个答道：

“在，老板。”

“你们做好准备吧，我去接吉尔贝和沃什莱的汽车。”

他穿过花园，围着一座正在修建中的房子转了一圈，夜幕里，可以看到施工工地。他轻轻打开临带子大街的大门，果然没有搞错：一道强烈的汽车灯光从大街拐弯处射了过来，接着，一辆很大的敞篷汽车停在花园门口，从里面跳出两个身穿大衣、头戴鸭舌帽的男人，大衣的领子都翻了起来。

他们就是吉尔贝和沃什莱。吉尔贝年纪在二十岁到二十二岁之间，长着一副讨人喜欢的脸，动作敏捷、有力。沃什莱个头比吉尔贝矮小，灰头发，脸色发青，一脸病容。

“喂，”罗平问道，“你们看到议员了吗？……”

“看到了，老板。”吉尔贝回答，“我们看见他上了七点四十分开往巴黎的火车。情况跟我们事先所了解的完全一致。”

“这么说来，我们可以自由行动罗？”

“绝对自由。咱们现在是这座玛丽—特莱丝别墅的主人了。”

罗平看到司机还呆在驾驶盘前不动，就对他说：

“不要停在这里，这会惹人注意的。你九点半再把车开到这里。要准时。好装车——如果这次行动不落空的话。”

“你为什么说它会落空呢？”吉尔贝问了一句。

汽车开走了。罗平一边跟新来的伙伴一起朝湖边走着，一边回答道：

“为什么吗？因为这次行动不是我亲自策划的。每当参加不是由我亲自策划的行动时，我总是只有一半信心。”

“咳，老板，我已跟您一块干了三年啦……我已经学会怎么干了！”

“是的……我的孩子，你是开始入门儿了。”罗平说道，“可正因为这样，我才担心会出差错……来，上船吧……你呢，沃什莱，你上那只船……好了……现在，划吧，孩子们……声音越小越好。”

持桨人格罗戈纳尔和勒巴鲁朝赌场左边不远的对岸划去。

一路上，他们先是碰到一只小船，上面一对男女在互相拥抱着，任小船随波逐流；然后，又遇到一只小船，上面一群人在声嘶力竭地唱歌。之后，他们再没遇到别的人。

罗平靠近吉尔贝，轻声问道：

“告诉我，吉尔贝，是谁想出这个主意的？是你，还是沃什莱？”

“这个，连我也说不清……我们俩一起商量了好几个星期。”

“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对沃什莱不太放心……一个卑鄙的家伙……下流坯子……我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甩掉他……”

“噢！老板！”

“是的！是的！这是个危险的家伙……且不说他还肯定干过不少坏事。”

他停了片刻，又接着说：

“这么说，你肯定亲眼看见德伯莱克议员了？”

“我亲眼看见的，老板。”

“你肯定他在巴黎有约会？”

“他要到剧院去。”

“这很好。不过，他的仆人们还留在昂吉安别墅里啊……”

“女厨子已经被他辞掉了，他的贴身男仆列奥纳尔正在巴黎等着主人，他们不可能在夜里一点钟之前回来。不过……”

“不过？”

“不过，咱们还得提防德伯莱克可能会心血来潮，改变主意，突然回来。所以，要尽量在一小时之内干完。”

“你是什么时候了解到这些情报的？……”

“今天早晨。我和沃什莱立刻觉得时机已到。我选择了这座正在修建中的房子前面的花园为出发点，就是咱们刚

刚离开的那座房子，夜里里面没人看守。我还通知了伙伴们，让他们划船来，然后给您打电话。事情全部经过就是这样。”

“你有别墅的钥匙吗？”

“有台阶上那扇门的钥匙。”

“就是前面那座有庭院的别墅吗？”

“对，叫玛丽—特莱丝别墅。它跟另外两座别墅一样，已经有两个星期没人住了。所以，咱们有足够的时间搬走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可以向您保证，老板，这件事是很值得一干的。”

罗平咕哝着说：

“这件事未免太轻而易举了，因此毫无吸引人之处。”

他们划到一个小湖弯处，那里有几级石阶通向湖岸，石阶上方有一个被虫蛀了的屋檐遮盖着。罗平认为过一会儿从这里把家具装上船很方便。可是，他突然说道：

“别墅里有人！……瞧，……灯光！……”

“那是一盏煤气灯，老板……灯光是不动的……”

格罗戈纳尔留在船上警戒。勒巴鲁和另外一个持桨人到临带子大街的栅栏边去放哨。罗平跟他的两个伙伴在黑暗中一直爬到别墅的台阶下面。

吉尔贝第一个走上去，摸索着把门上的锁打开，然后又去开插销上的锁，两道锁都应声而开。门被推开一道缝儿，三个人走了进去。

前厅里点着一盏煤气灯。

“您看，老板……” 吉尔贝说。

“不错，不错。……” 罗平小声说着，“可是，我觉得刚

才看到的灯光不是从这里射出来的。”

“那是从哪里呢？”

“我一点也不知道……放家具的大厅在这里吗？”

“不，”吉尔贝无所顾忌，大声回答着，“不在这里。德伯莱克出于谨慎，把所有的家具都集中到二楼，放在他的卧室和卧室旁边的房间里了。”

“楼梯在哪里？”

“在右边，帘子后面。”

罗平走近那个帘子，把它撩开。正当这时，在他左边四五步远的地方，一扇门突然开了，从里面伸出一个脑袋，脸色灰白，瞪着两只惊恐的眼睛。

“救命啊！抓凶手！”那人吼叫着。

然后，他急忙退回到隔壁房间里。

“是列奥纳尔！那个仆人！”吉尔贝喊道。

“他要是找麻烦，我就干掉他。”沃什莱骂道。

“你让我们安静点好不好，沃什莱？”罗平说着，朝那个仆人追去。

他穿过一间餐厅，里面点着一盏灯，旁边还放着几个盘子和酒瓶。罗平在餐具室里找到了列奥纳尔，他正在拼命地开餐具室的窗子。

“别动，你这个小丑！别干蠢事！……啊！你这个粗野的家伙！”

罗平看到列奥纳尔向他伸过手来，就赶紧卧倒。紧接着，从昏暗的餐具室里传出三声枪响，可是列奥纳尔自己却突然摇晃起来。原来是罗平抓住了他的双腿，夺过他的手枪，并且掐住了他的脖子。

“好个粗野的家伙！”罗平咕哝着，“……差一点儿他就把我给干掉了……沃什莱，把他给我捆起来！”

然后，他用手电筒照着那个仆人的脸，挖苦地说：

“这位先生这张面孔并不怎么好看嘛……你良心上一定有亏心事，列奥纳尔；再说，来给德伯莱克当仆人……捆好了吗，沃什莱？我希望咱们不要在这里耽搁。”

“没有任何危险，老板。”吉尔贝说。

“啊！真的吗？……那么枪声呢？你认为别人听不到吗？……”

“绝对听不到。”

“不管怎么说，咱们必须快点干。沃什莱，拿着那盏灯，咱们上楼。”

他抓住吉尔贝的胳膊，一直把他拉到二楼，说道：

“笨蛋！难道你就是这样搜集情报的吗？难道我还不该不放心吗？”

“您看，老板，我怎么能料到他会改变主意，回家来吃晚饭呢？”

“当你要采取行动的时候，你就必须预料到一切。你和沃什莱，你们这两个蠢货……你们俩可真行！……”

看到二楼的家具，罗平这才平息下来，并且象一个收藏家搞到几件艺术珍品那样，满意地清点着这些家具。

“嘿！东西虽不算多，倒还不错。这位人民代表还真有点鉴赏力呢……四把奥比松扶手椅……一个文件橱，我敢保证，是贝西尔^①一封代纳^②亲手所制……两盏古蒂埃

① 贝西尔(1764—1838)，法国建筑家。

② 封代纳(1762—1853)，法国建筑家，贝西尔的朋友与合作者。

尔^①的壁灯……一幅出自弗拉高纳尔^②之手的壁画……还有一幅纳迪耶^③的仿制品。一个美国百万富翁会把它们一下子全买下来的……总之，是一笔财富。有些自以为是的家伙硬是说再也找不到古董了，真是的！他们应当跟我学学！应当到处去寻找！”

吉尔贝和沃什莱遵照罗平的命令，按照他的吩咐，立刻先搬运起那些最重的家具来。过了半个小时，第一只船就装满了。他们决定让格罗戈纳尔和勒巴鲁先把船划走，然后再把东西搬到汽车上去。

罗平看着他们走了以后，回来经过前厅时，听到餐具室那边好象有说话声。他走进去，看到确确实实是列奥纳尔一个人呆在里面，趴在地上，被反捆着手脚。

“是你在咕咕啾啾吗？你这个议员大人的贴心仆人！别着急，马上就要完了。不过，如果你叫得声音太大，那我们就不必对你采取严厉措施……你想让我们把你的嘴给堵上吗？”

罗平上楼的时候，又听到同样的说话声。他侧耳细听，确实有一个人在餐具室那边用一种嘶哑、颤抖的声音说着：

“救命啊！……快来抓凶手！……救命啊！……他们要杀死我了……快去报告警察局长！……”

“这家伙简直是疯子！……”罗平心里想道，“真是

① 古蒂埃尔(1732—1813)，法国著名雕刻师和镀金师，十八世纪下半叶最有名的装饰艺术家之一。

② 弗拉高纳尔(1732—1806)，法国画家。

③ 纳迪耶(1685—1766)，法国画家。

的，都已经晚上九点钟了，还去打扰警察，实在太不合适了！……”

他又动手干了起来，用的时间比预料的要长，因为他在柜橱里又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小玩艺儿，不拿走又舍不得；而且，沃什莱和吉尔贝也寻找得过份仔细，完全打乱了他的计划。

最后，罗平终于不耐烦了。

“够了！”他命令道，“我们不能为几件破烂贻误了大事，让汽车老在那里等着。我要上船了。”

他们已经走到湖边，罗平已开始下台阶，可这时，吉尔贝又把他拉住。

“听我说，老板，我们还得再回去一趟……五分钟就够了，不会更长的。”

“你们到底要回去干什么呢？真是的！”

“是这样的……别人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件圣物……一件很不错的东西……”

“那你们为什么不把它拿走呢？”

“我们怎么找也没找到它。我想到了餐具室……那里有一个食橱，上面锁了一只很大的锁……您应该明白，咱们不能就这样……”

吉尔贝说着已经朝台阶上走去，沃什莱紧跟着。

“给你们十分钟……一分钟也不能再多停留了。”罗平冲他们喊着，“过十分钟不回来，我就走了。”

可是，十分钟过去了，他却还在等。

他看了看表。

“已经九点一刻了……他们简直是发疯。”他心里想

道。

他又想到在这次行动过程中，吉尔贝和沃什莱表现得很奇怪；他们两人总是形影不离，而且似乎还在互相监视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罗平被一种无名的忧虑所驱使，不知不觉地朝那座房子走去；与此同时，他听到昂吉安那边有声音，而且越来越近……大概是闲逛的行人吧……

他马上吹了一声口哨，然后朝栅栏走去，想看看大街周围的情况。正当他要推门出去时，突然从房子里面传出一声枪响和一阵痛苦的吼叫声。他赶紧往回跑，绕过房子，跳上台阶，朝餐厅奔去。

“真该死！你们俩到底在这儿搞什么鬼？”

只见吉尔贝和沃什莱扭打成一团，一边互相愤怒地叫骂，一边在地板上滚着，衣服上滴着血。这时，吉尔贝已经把对手打倒在地，并从他手里夺过一件东西。罗平还没来得及看清那是一件什么。沃尔莱肩上的伤口在流血，他晕过去了。

“是谁把他打伤的？是你吗，吉尔贝？”罗平生气地问道。

“不是我……是列奥纳尔。”

“列奥纳尔！可他的手被捆着啊……”

“他把绳子挣脱开了，又拿起手枪。”

“这个坏蛋！他在哪儿？”

罗平拿起煤气灯，走进餐具室。

仆人躺在地上，两手交叉在胸前，脖子上插着一把匕首，脸色灰白，血从他的嘴里往外流。

“啊！”罗平检查了一下，喃喃地说着，“他死了！……”

“您认为……您认为……”吉尔贝声音颤抖着问。

“我告诉你，他已经死了！”

吉尔贝咕哝道：

“是沃什莱……是他刺的……”

罗平气得脸色发青，抓住吉尔贝，说：

“是沃什莱……但还有你，混蛋！你在这儿，竟让他杀人！……流血！流血！你们明明知道我最不希望流血！我情愿让别人把我杀死！哼！活该，你们这两个混蛋！……到时候你们去偿命吧！这个代价可不小啊……要上断头台的！”

罗平一看到死尸，心里就非常不舒服。他粗暴地摇晃着吉尔贝，问道：

“为什么？……沃什莱为什么把他杀了？”

“沃什莱想搜他的身，找食橱上的钥匙。当沃什莱向他俯下身去时，发现他的双手已经从绳索中挣脱开了……沃什莱害怕了……就捅了他一刀。”

“那么，枪声呢？”

“是列奥纳尔开的……他手里拿着枪……临死前，他用尽力气瞄准，开了枪……”

“那么，食橱的钥匙呢？”

“沃什莱拿去了……”

“他把食橱打开了？”

“打开了。”

“他找到了？”

“找到了。”

“那么你是跟他争夺那件东西罗？……那件圣器？不，这

东西很小……比圣器要小……到底是什么？快回答！……”

从吉尔贝那沉默和坚定的神色，罗平明白自己是得不到回答的。他做了一个威胁的动作，说道：

“你迟早会说出来的，你这个家伙！我以罗平的信誉发誓，我一定要让你讲出实话。不过，现在，咱们要先撤离这里。来，帮帮我……咱们把沃什莱抬到船上……”

他们回到餐厅，吉尔贝朝受伤的沃什莱弯下身去。但罗平拦住他：

“听！”

他们互相交换了一个不安的眼色：餐具室里有人在说话……一个很低的、奇怪的声音，象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可是，他们很快就证实了餐具室里除了那具死尸之外，再无别人。他们只看见那尸体模糊的影子。

然而那个声音又响起来，时高，时低，时快，时慢，颤抖着，尖叫着，怒吼着，话音模糊不清，字句断断续续。

罗平觉得自己头上直冒冷汗。这个不连贯的、神秘的，象从坟墓里发出来的声音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他朝仆人弯下身去。那声音停了片刻，又接着说起来。

“把灯弄亮一点，”他对吉尔贝说。

一阵无法克制的恐惧使他轻轻地颤抖着。现在，事情已毫无疑问了，当吉尔贝把灯罩掀开后，罗平清楚地听到声音是从死人身上发出来的；但那尸体并没有动，那张流着血的嘴连翕动一下都没有。

“老板，我怕！”吉尔贝结结巴巴地说。

还是那个声音，一阵鼻音很重的切切私语。

罗平突然笑起来。他抓起尸体，把它挪开。

“果然如此！”罗平看着一个闪光的小东西，说道，“……果然如此！这回行了！……可说真的，它还真让我费了不少功夫呢！”

原来，尸体下面有一个电话话筒，电线一直通到墙上一人左右高处一架电话机上。

罗平把话筒放到耳边。很快，那声音又响了起来。声音很乱，里面混杂着各种呼唤声和喊叫声，好几个人在同时说话：

“你还在那里吗？……他不回答了……这太可怕了……他们大概已经把他杀死了……你还在那里吗？……出了什么事呀？……勇敢一点……救援马上就到……有警察……还有宪兵……”

“他妈的！”罗平骂了一句，扔下话筒。他突然恍然大悟：当他们刚开始搬运东西时，列奥纳尔因为被捆得不紧，便挣扎着站了起来，大概是用牙齿叼住了话筒，并把它放到地上，然后向昂吉安电话总机呼救。

罗平在把第一只船打发走之后回来时，听到的就是这种呼救：“救命啊！……抓凶手！……他们要杀死我！……”

而现在，则是总机在回答他。警察已经来了。罗平想起刚才，最多五、六分钟之前，自己在花园里听到的那一阵嘈杂声。

“警察来了！……快跑吧！”他一边穿过餐厅往外跑，一边喊着。

吉尔贝问：

“那沃什莱怎么办？”

“他活该！”

